

## 習近平「一帶一路」大戰略的解讀

自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基隆入台後，六十餘年來，我與台灣一起成長，同步走過困頓甘苦的日子。談起過去，思想起那一代創造台灣奇蹟，帶領經濟起飛的凋零老成，細數當年風流人物，不禁黯然。

我懷念：尹仲容、葉公超、俞大維、蔣夢麟、嚴家淦、孫運璿、任顯群、蔣廷黻、謝東閔、高玉樹、李連春、章錫綬、以及最近逝世的李國鼎、趙耀東，甚至備受爭議的蔣彥士等這一輩中興名臣。這些我所熟悉的菁英，大都飽受儒家文化薰陶，且接受西方教育洗禮，他們以孤臣孽子之心，操危慮深，匡世濟時。他們耿介、正派、有擔當、有器識、敢為敢守，知進知止。赤手空拳、腳踏實地、蓄力創勢，旋乾轉坤。才有今天臺灣富裕與安定。

他們，以半個世紀的時間，在台灣建設了一個富裕國家，卻不是現代化國家。

我們，有進步國家的所得水準，卻享受著落後國家的生活品質。

我們，有充分的現代知識教育，卻沒有現代人文的素養。

我們，有現代社會生活的享受，卻建立不起現代化社會必須有的法治秩序。

我們，有富裕繁榮的經濟，卻是一個富而不好禮、沒有群己倫理與道德規範的社會。

### 能前瞻遠見，必能沉穩知變

我的父親曾經說：「蔣中正先生對不起大陸同胞，但，他對得起台灣人民。」兩位蔣總統五十餘年在台灣勵精圖治，經之營之，建設現代化國家，大有中興氣象。我還記得十大建設時，第一次馳騁在自己修築的高速公路的豪情，這段兩代人共享的記憶與情感。可惜兩位蔣先生殘照餘暉，未竟事功。

從大戰略整體結構觀察，「革新」比「革命」難，守成比開創更難，做為一個現代的革新和守成者，需要具備：

- 一、有勇氣承擔革新所帶來的後果，且有魄力破除一切革新所面對的障礙。
- 二、有現代知識，有獨立自主思考的能力。
- 三、有開放恢宏的胸襟，有接納建言的雅量。
- 四、有堅此百忍的毅力，有漸進迂迴的方法。

以斯標準顧衡，中國大陸當前正面臨政治、經濟結構改造、創新、脫胎換

骨的轉型關鍵時刻，他們需要一位高瞻遠見、果敢承擔、忍辱負重、沈穩勤奮的領導者，帶動中國再出發，以「東守」、「西進」、「北和」、「南聯」的一帶一路的大戰略，跨越過二十一世紀危機挑戰的門檻。

季辛吉根據他長期觀察、研究中國的經驗，有如斯評論：「中國，能以最節制、最強韌的精神和方法，來處理外來的挑戰與危機，且以忍耐為武器，以時間作支柱，度過了五千年動盪不安的歷史危機！」

能前瞻遠見，必能沉穩地知變。但推動新的中國創新改造建設：第一、要提升國民生活品質與現代人文的教養，將民主政治、敬異愛同的群己倫理，落實到生活中去。第二、讓經濟交還給那隻無形的手，決定於公平競爭的市場功能，減少政府干預。政府做好投資環境的長遠建設。第三、減少祖吃孫糧的社會福利，增加合理低利率的民生融資貸款，讓人民懂得節制資源，杜絕靡費，人人沒有白吃的午餐。「做到真正的藏知於民、藏富於民」。（以上這些意見，我曾經和大陸一些高級戰略研究的朋友討論過。）

## 從仰視世界轉向成為俯視世界

在東守、西進、北和、南聯的大戰略架構下，中國大陸的戰略研究設計者，將會以「全方位」、「高速率」、「重打擊」的行動綱領和果毅決心放手一擲。何況，今日中國大陸已從「世界工廠」轉為「世界市場」，因之，目前大陸除了蠶食美國主導的區域及全球經濟戰略外，還積極推動以下經濟戰略進程：

其一，提出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一路「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戰略構想，重新將歐、亞兩洲連接起來，安置在大陸經貿話語權主導的框架之下，排擠美國的話語及規則霸權。

其二，推動亞太自貿區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為亞投行）的發展進程，從而讓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和美元、歐元鼎足而立，成為具主導性的世界強勢貨幣。

其三，擴大大陸基建（特別是高鐵、核電及光纖網路）及過剩產能（特別是鋼鐵、水泥）的輸出，配合亞投行的推動，形成所謂「中國版馬歇爾計畫」的經濟戰略佈局。

大陸希望通過經濟戰略佈局，逐步實現習近平的中國夢，進而契入歐亞重新連接的世界夢中。大陸的外交作為，已悄然跳脫過去韜光養晦的模式，進而與美國競爭主導權；伴隨這種外交模式轉變而來的是，大陸正從過去仰視世界（特別是美國）的世界觀，轉向成為俯視世界的世界觀，甚至在有關中國夢的論述中，開始又出現類似古老中國「萬邦來朝」的浪漫話語。

當前，在陸、韓完成自貿協定談判後，大陸與澳洲自貿協定談判，也於日前完成意向書的簽署，由於澳洲既是 T P P 成員，也是 A P E C A P E C 成員，

又是發達經濟體，陸澳自貿協定談判的完成，標示著大陸區域及全球經濟戰略的進一步推進，陸美之間的戰略博弈，將更趨向激烈。

迄今為止，美國主導的T P P十二個成員國中，除了日、加、墨及美國本身外，其餘都已和大陸完成自貿協定，大陸對T P P的蠶食策略，已有一定成效。而在陸、澳敲定自貿協定後，必將對加拿大產生吸引作用，陸、加間的自貿談判，可能會有所突破。

另一方面，陸、韓完成自貿協定談判，對日本造成重大擠壓。韓國產品和日本的產品（特別是鋼鐵、高科技及造船）有高度的重合，韓國的許多產品也可替代日本產品。在這種形勢壓力下，日本如果要繼續參與美國主導的對大陸經濟排擠戰略，恐怕會付出更大代價，日本為挽救其嚴重的經濟下行情勢，儘管其與大陸之間目前存在嚴重的政治張力，也有可能願意加快陸、韓、日的自貿區談判進程。而崇尚現實主義的美國，基於自身現實經濟利益的考量，也有可能加快與大陸之間的投資協議談判。原本美國希望通過主導T P P擠壓大陸的區域及全球經濟地位，但在陸、澳敲定自貿協定後，美國全球的經濟戰略瀕臨破局。

11月11日~11月12日 北京 APEC 非正式領袖峰會	
出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出資 400 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li> <li>• 捐 1000 萬美元給 APEC</li> <li>• 出資 500 億美元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li> </ul>
簽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中韓完成 FTA 談判</li> <li>• 中美簽署減稅、軍事行為準則等協議</li> <li>• 與日本舉行高峰會</li> </ul>
11月13日 緬甸奈比都 東亞峰會	
出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提供 5000 萬人民幣無償援助東協</li> <li>• 捐助 30 億人民幣給東協不發達國家</li> <li>• 提供 200 億美元貸款給東南亞國家</li> </ul>
簽約	提出與東協商簽「睦鄰友好會作條約」意願
11月14日 澳洲佈里斯本 G20 峰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與澳洲完成 FTA 談判</li> <li>• 取得明年 G20 峰會主辦權</li> </ul>	

根據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的報導：從北京 A P E C 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發動外交閃電戰，短短一週內，就與日本緩和關係、與美國達成減稅和軍事協定，並提議與東協商簽睦鄰友好條約。這回北京以溫柔攻勢贏得周邊國家認同。在外交閃電戰的背後，則是豐沛的銀彈攻勢，一週內的北京 A P E C、東亞峰會、G20 峰會，習李兩人表態捐錢累計逾一千一百億美元（約三兆三千億元台幣），這同時是為了構建與亞洲國家的雙贏平台，保障中國資本與產品走出去，同時又以提升經濟主導權和構建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為長遠目的大手筆。因此，在東亞峰會上，東協歡迎李克強有關增加經濟援助和防務合作的提議，越南和菲律賓對於與中國的南海爭端，也表態願意和解。

中國的此輪外交活動，是習近平促進亞洲一體化努力的進一步拓展。亞洲一體化構想以中國為中心，並與中亞和歐洲建立新的貿易和運輸通道。在實際操作中，這意味著用擴大貿易和投資的倡議，來取代中國在海上爭端處理中那些被外界視為強硬的行為。

習近平在澳洲議會演講時說：「中國發展絕不以犧牲別國的利益為代價，絕不做損人利己的事情。」「我們有各種理由，我們可以由商業夥伴，成為戰略夥伴。」「中國人了解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他這番話贏得議員們起立鼓掌。澳洲總理艾伯特盛讚習近平是最了解澳洲的中國國家主席。看來中國閃電式的外交戰，正在慢慢地發光發熱中。

## 一帶一路——中國版馬歇爾計畫

習近平所宣示「一帶一路」陸海兩條絲路計畫，已被喻為「中國版馬歇爾計畫」。陸上的「絲路經濟帶」從西安出發，沿河西走廊、穿過天山兩麓，途經中亞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土庫曼五國。西亞通過土耳其陸橋進入歐洲，繞道莫斯科、抵達大西洋岸的鹿特丹，以及地中海畔的威尼斯。「海上絲路」則取道麻六甲、西進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取道東非進入地中海，北抵歐洲。且現正與泰國合作開鑿一條東方的巴拿運河，從南中國海直通到印度洋。

但北京A P E C顯然是中國轉變其世界角色的分水嶺，無論是擬定亞太自貿區（F T A A P）路線圖、宣佈絲路計畫、完成中韓自貿區談判、與美日領袖會談，北京有意將全球視角從西方調回東方，並昭示：中國就是東方的中心。

一九四七年的原版「馬歇爾計畫」，原名是「歐洲復興計畫」，在二次大戰後，美國用一百三十億美元援助歐洲，確保歐洲做為抵擋共產主義蔓延的前驅，與一九四四年佈列敦森林會議的敲定美元為世界儲備貨幣並稱美國稱霸的兩個標誌性事件。「中國版馬歇爾計畫」以上述一千一百億美元成立的「絲路基金」與「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輸出價廉質優的高鐵承造能力，替各國擘劃、佈設網路、基建，「爭霸」的象徵廓然成形。

「一帶一路」更深的戰略意涵，太平洋一直被當成中國爭霸的唯一出口，受限西部是天山蔥嶺，東部是千里平疇，中國的門戶遂皆在海岸沿線，美國重返亞洲，意在冷戰的舊島鏈上再上幾道鎖，形成犄角之勢，扼住咽喉。故而，「一帶一路」是雙重戰略的考慮，一則是經濟力的輸出，另一則是向西另開安全孔道。

海、陸分進，調轉歷史車頭，將成吉思汗、鄭和已湮沒於歷史的足跡，重新鑿成現代大道，是中國身軀的歷史翻轉；前者則意在以先進的造路與基建技術、雄厚的外匯存底與過剩的產能，將蒙古、中亞五國、土耳其、柬埔寨、寮國、緬甸、阿拉伯等經濟的灰暗陸塊，開闢為下一回合經濟成長新綠洲。取名「絲路」，不過是刻意柔化其色彩；但看在鄰國眼中，這其實是激進的安全戰略。

但習近平並未忘記面對太平洋，它提出了「亞太自貿區」的路線圖，與「一帶一路」構成戰略雙翼。F T A A P意在吐納太平洋兩岸，消解美國以T P P

的對抗姿態；雖是戰略雙翼，卻以經濟為表，降低其威脅感。若能按部就班推動，雙翼展開，幾可抱住大半個地球。

幾年前，世界高談 G2，胡錦濤的班子卻自稱中國構不上「老二」的分量；而這次北京 A P E C，習近平其實是在向世界昭告：中國決定坐上老二的位子，要改寫西方主導的政經規則。至此，鄧小平「韜光養晦」的祖訓也就不再是不能逾越，中國要向世界顯示它的身影。

問題在，中國要如何將它的「大國夢」從渴欲推向實現，若僅憑這「一帶一路」的宏大想像，或者「鑿穿歐亞、聯通東西」的戰略藍圖，即是前文所說的，他想改變仰視世界，成為俯視世界，做一個讓人尊重的大國。

## 經濟競合凌越政治交鋒

雁棲湖 A P E C 年會有兩條發展軸線：一條是政治交鋒，一條是經濟競合。年會閉幕，大體呈現了經濟競合超越了政治交鋒的態勢。

冷戰時代，經濟封鎖與軍事圍堵是一體兩面。因而軍事對峙愈演愈烈，認為誰掌握了較多的核子彈頭就能掌握較大的優勢，此亦成為當年世界思潮的顯學。然而，雁棲湖的主戲卻顯示，在全球化下，欲爭奪區域情勢的主導權，絕不僅在船堅砲利或擁有多少核子彈頭或解禁集體自衛權，而在爭取區域經濟競合的參與權與主導權。誰能掌握經濟競合的主導地位，也就能擁有較多的政治交鋒破解能力。

政治交鋒原是雁棲湖年會的顯著背景。主軸是中日與日韓的新仇舊怨，尤其是中日間的釣魚臺爭議，再加上美國「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行動，均有劍拔弩張之勢，甚至使亞太情勢陷於嚴重不安。但是，安倍政府與北京達成了「各自表述」的所謂「三從」：一、從此不再朝拜靖國神社；二、從此擱置釣魚臺國有化；三、從此日本尊重中國東海飛航區的「四點共識」。這一來，至少承認了「對釣島海域近年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主因即在日本經濟不能沒有中國元素的給養；而習近平與朴槿惠又共同宣佈中韓 F T A 簽約在即，藉以鞏固中韓共同對日之立場，此均顯示經濟競合影響了、甚至凌越了政治交鋒。

雁棲湖更大的焦點是在中美兩「新型大國」的對手戲。北京的主場戰略，正是以經濟競合影響並凌越政治交鋒。打造「一帶一路」，成立四百億美元「絲路基金」，又稱「中國版馬歇爾計畫」；再推倡亞太自貿區（F T A A P），宣示「北京路線圖」，此中含有「在北京達成的路線圖」與「北京主導的路線圖」的雙義，主張亞太應當「一體化」；並宣佈簽訂中韓 F T A、宣佈滬港通、又與美國達成 I T A（資訊科技協定）減稅等共識，將再捐款一千萬美元給 E C F A。北京的姿態儼然是：從世界工廠，轉至世界市場、世界引擎。

如今又以一千一百億美元世界金主的地位現身，事實上，北京稍早已主導成立五百億美元的亞投行。美國面對這樣的中國，在考慮東海情勢及重返亞洲時，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在經濟競合上如何避免自己被削弱了政治交鋒上的籌碼。

美國主導的T P P，即是欲以經濟競合來操作政治交鋒。但中國則回應願意參加T P P，並用R C E P、一帶一路、F T A A P及其他F T A來突破美國的「T P P圍堵」。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及絲路基金，不像冷戰時代將雷達站及飛彈基地搬到他國，而是以中國自稱的「過剩產能」在他國從事道路、電廠等基礎建設。面對中國此種「使經濟發展與政治安全兩個輪子一起轉」(李克強語)的國際政經操作，難怪歐巴馬會在北京說：「美方沒有圍堵中國崛起的意圖，因為不符合美方的利益。」此話的真意，應是指經濟競合比政治交鋒更難纏。

中國大陸已經宣示其主導區域經濟競合的意圖，並可能已經具備操作的實力。也就是說，台灣若要「走進世界」，絕無可能繞過北京。美國繞不過，日本繞不過，韓國繞不過，難道唯有台灣能實現「沒有中國的全球化」？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此戰略緣起於二〇一三年九月習近平出訪哈薩克，首次提出共同建設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與貨幣流通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同年十月習近平出訪印尼，提出大陸應加強與東協國家互聯互通建設，共建「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戰略將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深入歐盟市場，將加速連結沿線國家的共同利益。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大陸與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隱含對古絲綢之路文化與歷史的傳承和提升，因此快速獲得歐亞相關國家認同。

中國此次巧妙運用A P E C會議，正式宣佈「一帶一路」戰略佈局，對中國大陸而言，實質利益包括：

第一、亞太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可強化A P E C實質作用。中國認為A P E C才能具體代表亞太利益，而亞太利益的實踐就代表中國政經板塊的擴張。

第二、中國在強化A P E C的同時，又能發揮壓縮美國主導T P P戰略的政治作用，削弱美國全球霸權地位，打破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排除美國軍事圍堵。

第三、「一帶一路」有利於相關國家在未來擬定對中國外交與經貿政策中正式納入此思維，降低未來貿易談判的交易成本，提升制度創新調適效率。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採「點軸開發理論」逐步展開，形成「T字形」戰略佈局。但「點軸開發理論」卻造成大陸「工農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不斷擴大，形成了中國當前社會三對主要利益集團的矛盾。「一帶一路」將能迅速打破原有點狀、塊狀的區域發展模式。徹底改變過去近二十

年中國與其他國家點狀、塊狀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格局。

## 藉經濟整合之矛建構全球戰略之盾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標示著大陸已然企圖藉著經濟整合之矛，建構區域及全球戰略之盾，並且通過這一矛一盾的揮舞，將歐亞大陸重新連接起來，形成全球跨度最大，縱深最長的經濟整合及戰略地帶，從而擠壓、甚至排除美國的霸權地位。

歐亞大陸之間，儘管在地理及地緣上緊鄰，但確呈現咫尺天涯的現象，其間存在文化歷史以及經濟的斷層及斷裂，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滄桑過程，曾經出現過多次的不同層次的帝國征服及族國戰爭，但是帝國征服及戰爭並無法為歐亞之間建立穩固和平的連接紐帶。兩千年前的張騫通西域，以及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曾經為歐亞的平和連接，留下讓人寄望的浪漫記憶。習近平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似乎想勾起人們關於上述中國曾經留給人類的盪氣迴腸的故事，從而建構和平連接歐亞的世界夢，並且契入北京所揭櫫的中國夢中。

北京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基本上是建立在大陸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第三大對外投資國的底氣上。大陸希望透過其巨大的對外投資力道，不只出口大陸的基建（如核電、高鐵及光纖網路）能量，並且輸出大陸龐大的過剩產能（特別是鋼鐵和水泥），主導一帶一路經濟及戰略構想的發展與實現。

一帶的發展，主要是依以上海中亞合作組織做為載體；一路的發展，則主要是依托亞太自貿區（FTAAP）的推動。至於一帶一路推展的資金來源，則由以人民幣為主力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供。一帶一路，亞太自貿區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形成三位一體的關係，而大陸的基建出口、過剩產能輸出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之間，又形成三位一體的關係網絡，並且構成被外界稱為的「中國版馬歇爾計畫」。

這個陸版的馬歇爾計畫的推動，不只希望解決大陸產能過剩問題，打造大陸基建輸出的通道，還希望讓人民幣、美元及歐元之間形成互為犄角之勢，鼎足而立。而其具體作法包括：擴大大陸基建輸出，建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雙邊多邊經濟合作，自由貿易區及大通關的機制。未來在這一帶一路流動行走的，將不再是駱駝、馬隊或帆船，而是犬牙交錯的油氣管、光纖網絡、高鐵、高速公路，自由化的空港及經濟區。

## 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超限戰」

我願意一談，也不能不提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中共所謂的「超限戰」。所



謂「超限」，就是超越所有人類認為與理解的有界限的事物，無論物質的、精神的、科學的、技術的、法律的、觀念的，以至於人類智能的。它在邏輯上涵蓋了「限度」、「極限」、「界限」、「時限」、「定律」、「禁忌」，甚至「不可以」、「不可能」、「絕對」等。

對戰爭而言，是戰場與非戰爭的界限，武器與非武器的界限，軍人與非軍人的界限，國家與非國家的界限，甚至還包括了傳統與非傳統、科學與非科學、尤其是經濟和非經濟。

在思想上、觀念上的超限，就是要突破它、超越它。

在行動上、行為上的超限，就是要突破和超越時間、空間的界限和傳統的界限。

主要的原則：就是通過超越，組合自己所掌握的全部資源。還要超越一切界限、限制，超越國家組合，超越領域組合，超越手段組合，超越層階組合，以贏得今天、明天的戰爭。

超限戰另一個重要的戰略觀念，就是「尋找出」和「穿突透」對方最軟弱和最脆弱的一環。比如：

- 最精密的武器，也是最脆弱的武器。何況對方是沒有武器。
- 最繁榮的都市，也是最脆弱的。何況對方是貧窮落後的地區。
- 最現代的地方，也是最脆弱的。（如電力系統、核能電廠）何況對方是低度開發地區。
- 最現代人的心靈，也是最脆弱的。何況對方是貧窮愚昧的區域。

因此，打擊對方金融系統，是看不到硝煙的另類戰爭，破壞資訊系統網路就可以瓦解對方大眾交通、交易、傳訊、傳播的系統。

事實上，超限戰是現代版的「人民戰爭」，是「無限戰爭」，是「心臟革命」，更是新的「城市游擊戰」。它的理論架構是立足在辯證邏輯上，它的行動綱領是建立在用「最低的成本達到最高效益」的奇襲、突擊、機動的恐怖手段上。記得列寧說：「堡壘是由內部攻破的。」因為堡壘內部最脆弱，一如人的心臟，一如一個繁榮富裕的現代都市。

尤其一個落後地區，從時代的發展進步的觀念上，應該是：有什麼樣工具，會出現什麼樣的行動？有什麼樣的希望，會出現什麼樣的時代？也就是有什麼樣的「武器」，會出現什麼樣的「戰爭」。有什麼樣的「人欲」，就會造成什麼樣的「劫運」。凡能造福人類的，必能造禍於人類。

## 時間已不站在台灣這一邊

中韓 F T A 以及中澳 F T A 紛紛後發先至，讓台灣六大工商團體膽戰心驚，不得不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拜會行政院，盼望行政院能協商立法院，盡速讓兩岸服貿協議通過生效，並加速兩岸貨貿協議談判，降低中韓 F T A、中澳 F T A 對我方的衝擊。

中韓 F T A、中澳 F T A，對中國大陸推動亞太自貿區（F T A A P）戰略是利多消息，但對台灣是經貿發展邊緣化警訊。兩岸 E C F A 原本領先，中韓、中澳 F T A 後來居上，不是自己在野黨扯後腿，哪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就中國大陸的 R C E P 版圖而言，如果中國大陸能與日本、印度放下領土糾紛，中印、中日的 F T A 也會有機會達成，中國大陸的 R C E P 版圖就完成，而這兩個 F T A 其實是已研究多年，台灣若無法及時加入，真的會被邊緣化，被孤立在 F T A A P 門外。

中韓 F T A 達成，但生效可能在半年後，因此執政黨與政府應好好與在野黨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兩岸服貿協議儘速通過。與韓國比較，台灣最大利基在以中文為母語，服務業是需要用言語溝通的產業，韓國人短期內無法培養出大量懂中文人才，一時還無法攻城掠地的展店，但韓國人若懂得授權，運用中國大陸人才，台灣服務業登陸的機會將會流失，請朝野立委要明白：時間已不站在台灣這邊。

台灣已錯失許多機會，我們也不須再為往日的錯誤相互指責，重要的是政府與執政黨能不能上緊發條、多做 F T A 情蒐工作，整理成中文資訊，定時向國人說明，讓國人明白 F T A 的諸多利益與可能損害，讓國人能及早因應，不要再被錯誤資訊誤導。

中國大陸在此次 A P E C 年會要成立一個各國間 F T A 平台，讓進度落後國家有更多資訊來準備談判工作，就是人家已做好情蒐工作，才提出這一方案。盼望經濟部與在野黨立委能開放和善用中國大陸商務部轄內智庫的研究報告與資訊，來理解世界各地的 F T A 進展，減少不必要誤解；更期望在野立委多想別的国家一直想與中國大陸簽 F T A 的理由，或看到韓國手頭上的 F T A 成果，不要再杯葛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兩岸服貿協議以及未來兩岸貨貿協議，使台灣產業有機會與中國大陸經濟再發展結合，來發展台灣產業延伸至中國大陸，有些產業還能走進世界舞台，創造新台灣經濟。

## 台灣海峽再也隔不開兩岸

前面已經說過，在中國「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下，台灣要「走進世界」絕無可能繞過北京。美國繞不過，日本繞不過，韓國繞不過。難道惟有台灣能實現「沒有中國的全球化」？更何況，從二〇一五年七月起，中國將會有兩艘「核子航母」、兩艘傳統航母出航，連同現有的「遼寧號」航母，關島以西的西太平

洋必將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的內海。請問，那時的台灣海峽還能分隔兩岸嗎？

可以預見的是，從現在起，已是春劫行運的關鍵時刻。一方面解開了「甲午共業」的枷鎖，另一方面在習近平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下會冷凍台灣兩至三年。

然則，台灣同胞尤其是帝教同奮依然生活在渾渾噩噩生活中。實在愧對極初大帝。

維生李子弋 扶病寫於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廿六日午夜十一時黃庭止水室

